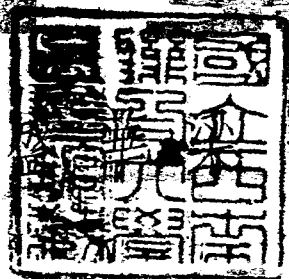


537

悟 覺

著



新刊
悟覺
全集
卷之十
大藏經
目錄

覺悟

(三幕劇)

梁華盛著

時間：民國二十九年七月

地點：桂南前綫的後方

人物：燕老太太：年近九旬，慈祥可愛之老人。

燕樹勛：年近五旬，精神矍鑠，飽歷風霜，曾在沙場殺敵，立了不少功績，一位退休林泉之革命先進，爲人忠直慷慨。

燕伯母：勤慎治家，教養兒女極嚴之典範母親。

長子燕泉：年二十歲，曾受高中教育，一個忠厚憨直之少年。

次子燕壽：年十四歲，嬉皮笑臉，聰明伶俐。

妹燕貴：天真活潑，年方十三之女兒。

鄉長張濟民：年四十一歲，一位忠直公正勤慎廉明之鄉長。

鄰村張大哥：年二十一歲之壯丁。

張大嫂：年方十八之新婚媳婦。

連長曹瓊州：勤慎廉明，愛兵如子之忠勇有爲連長。

衛兵：二名，全副武裝。

傳令兵：一名，陸軍制服。

(第一幕)

景：一個半新式之家庭，廳堂中陳設整潔而雅緻。

幕啓時：（燕老太太坐堂中，燕伯母端一盅「鐵觀音」入場）！

母：（即燕伯母之簡稱，下仿此）媽媽，請吃鐵觀音！

太：（卽燕老太太之簡稱，下仿此）好，這麼晚了，燕壽，燕貴，還不放學回來呀！

母：已經回來了，在後邊溫習功課，一回來就吵着要見奶奶，我知道您在養神，所以沒叫他們來打攪您。

太：不要緊，叫他們來吧，我要看看他們，半天不見，心裏怪想念的。

母：是。（走至門邊，高聲呼曰）燕壽燕貴呀！快來，奶奶叫你們來哪。（燕貴燕壽聆之，卽高聲唱曰：來了，隨卽入場，兩童聰明伶俐，頗招人喜愛。）

壽：（卽燕壽之簡稱，下仿此）奶奶！

貴：（卽燕貴之簡稱，下仿此）奶奶！

太：唔，你們回來了！

壽：（同時地）回來了！
貴：

太：今天先生教什麼功課了，告訴給奶奶聽聽。

壽：奶奶，今天先生教我們唱歌，好聽着哪！

貴：先生教給我們一張圖畫，畫着很多人，很怕人哪。
太：畫呢？

貴：在後邊，我去拿。

母：快去拿來給奶奶看。

貴：我不去拿。

壽：我去拿吧！

貴：那是我的，奶奶，我要去拿。

太：好了，燕壽你給奶奶唱歌聽，讓妹妹去拿吧！

母：對了，讓妹妹去拿，燕壽來唱歌。

壽：不，我要去拿！

母：孩子聽話，聽奶奶的話。

太：來，燕壽，聽奶奶的話，給奶奶唱個歌聽，奶奶給你好東西吃。

貴：奶奶，有好東西吃，我來，我也會唱。

母：不，你去拿畫來，讓燕壽唱吧。

貴：沒東西吃，我不去拿來。

太：你去拿來，也有吃的。

貴：一準的（說時跑跳下場）。

母：燕壽，快唱呀，快給奶奶唱呀！

壽：我唱，可是，奶奶你先給我東西吃。

太：不，先唱。

壽：我唱，可是唱不好，奶奶別笑。

太：不笑。

壽：（唱）說打就打「兩段，歌詞另錄。」

太：唱的真好聽，怎麼竟是打鬼子那些詞兒呀！

母：不是說東洋鬼子搶我們，燒我們嗎？他們的先生教他們唱這種歌，好叫大家心裏都明白。

太：是的，他們的哥哥，不是當兵打們子去了嗎？說起來鬼子也真該打！

壽：奶奶快給我東西吃呀！

太：哈哈，我說着話，把吃東西忘記了。（說着到桌上拿一鐵罐出，

去蓋，取餅乾若干枚，正遞與燕壽時，燕貴持畫奔上了。）

貴：奶奶不痛我，盡給他東西吃！不給我，我也要！

壽：我唱了歌呀！

貴：奶奶，我來講圖畫，奶奶，你看這圖畫多麼好呀（說時出示圖畫）！

太：畫的什麼我看不清。

母：你帶上眼鏡吧！

太：你快拿給我。

母：是，給你（說時遞着眼鏡）。

太：（戴好眼鏡）呀！怎麼竟畫一些死人呀！還流着血，呀！真罪過，阿彌陀佛。

貴：奶奶，這是先生告訴我們的，說日本鬼子打到一個地方，見了老百姓就殺，就砍，見了女人還要強姦！

太：呵呀！罪過，罪過！阿彌陀佛！

貴：見了年輕的人，還要活埋呢！您看這個（說時指畫）。

母：哎呀！日本鬼子真是萬惡，千刀萬剮的強盜！

太：噯呀！我活得這麼大年紀了，從來沒有聽說過有這麼慘的事，鬼

子真該打死！就盼他哥哥早打勝仗回來吧！

母：他哥哥去了這麼許多日子，可不知怎麼樣啦，也沒有個信來。

貴：奶奶，我要吃餅乾啦！

太：好，好，給你吃（說時遞數塊與燕貴）。

壽：奶奶，偏心，給他那麼多，給我這麼一點兒，以後奶奶叫我唱歌

，我再不唱了。

太：我怎麼偏心呀，兩人不都五塊嗎？

壽：不，我這塊缺了一點兒。

母：別鬧了！奶奶這麼大年紀了，讓你們鬧的都煩了。（是時有叩門

聲)

太：聽，有人叫門，去看看，許是你爸爸回來了！

壽：好，我去開門，爸爸一定會帶好東西來的。

貴：不，我去，我去。

壽：我去，我去。(二人爭執各不相讓。燕壽性急，擊妹一掌，妹假

哭！壽亦竚立呆笑。)

貴：……奶奶……哥哥打我呀！

母：這兩個孩子真把人吵死了！(說時叩門聲又響，母去啓門，見泉了？)衣服襤褸，形同乞丐，忽大驚)啊！是你，燕泉你怎麼回來

了？(即燕泉之簡稱，下仿此)媽，別喊！(說時急反身把門關閉，神色甚張惶，汗珠點點。)

太：怎麼，你去當兵，這麼快就回來了？日本鬼子打跑了嗎？

泉：奶奶，媽，我逃跑回來的！

太：日本鬼子打跑了嗎？

泉：沒……沒……

太：沒打跑，逃回來幹什麼？

泉：我想家，趁着我們的軍隊向敵人突擊的時候，我逃回來了。

母：你真是沒出息，這麼大的男兒漢，讓左右鄰居知道了，可怎樣辦

？這不是敗壞我家的名聲嗎？

太：你爸爸等會兒回來，要是知道了，又生氣，你可得小心！

壽：哥哥，你怕日本鬼子呀，真沒出息，我都不怕他，我決不逃跑，

不開小差。

太：你逃回來，人家沒看見嗎？

泉：沒……沒有，奶奶，請你千萬不要怪孫兒，孫兒實在是想家，吃不了苦。

太：我不怪你，可是你爸爸回來，怎麼辦？

母：你還是走吧！你爸爸知道你回來，一定要氣死，平時左右鄰家有逃避兵役的，他不知道教訓他們多少回，如今自己的大兒子也逃了回來，他不要氣死嗎？你可得當心！

太：你別告訴他爸爸就行了。

母：不告訴他也會知道，這麼大的一個人，還看不見嗎？

太：那怎麼好呢？他爸爸回來一定不會饒他的。

母：我也管不了，他爸爸的脾氣那麼大，看見自己的大兒子這麼不給他爭臉，那一定要氣死！（說時，有叩門聲，甚急。）
壽：爸爸回來了，我去開門。

太：別忙，別忙，燕泉快藏起來，快藏到裏屋去，快……。

母：快去藏起來吧！等一等再打主意。（說時拖燕泉入內室。）

壽：開門吧！爸爸生氣了。

太：別忙開門！看看你哥哥藏好了沒有？（說時至門邊探視。）

貴：快開門吧！爸爸一定買了好多東西。

壽：快開吧！奶奶。

太：好！開吧。

（壽貴爭先啓門，門啓處，燕樹勛入場，面色甚紅潤，精神抖擻，帶有威嚴之微笑。）

壽：（同時地）爸爸你回來了。

勛：（即燕樹勛之簡稱，下仿此）回來了，你們放學了嗎？

太：剛放學回來。妹妹唱的歌，很好聽；弟弟學了畫，都是講打日本小鬼的。

勛：噯！日本鬼子真是可惡透了，您老人家還不知道日本是多麼混帳哪。

太：我知道了！剛才他們倆給我唱了，講了，我都懂了。

勛：他們的哥哥去投軍，到今兒不見信來，不知道怎麼樣了！

壽：爸爸，哥哥……

母：（急出）燕壽，快快後邊念書去！

勛：哥哥怎麼樣？

太：沒怎樣，他們孩子瞎說呀。

壽：不……不……

太：是瞎說，瞎說。

勛：燕壽以後不要瞎說亂道的，要學正經。聽見沒有，去吧，到後邊去！

貴：爸爸，哥哥回來了！

勛：什麼？

母：沒什麼，他們瞎說呀！

勛：怎麼兩個孩子都瞎說嗎？

貴：爸爸我不瞎說，哥哥是逃跑回來了，在後邊！

勛：怎麼？是真的！

母：咳……。

壽：爸爸，哥哥真回來了，我不瞎說的。

勛：在那兒？媽，真的嗎？

太：咳！你別生氣，他一時糊塗，逃跑回來了。

勛：他怎麼回來的？

壽：開小差回來的。

勛：什麼開小差？他在那兒？快叫他來見我，快去（燕壽燕貴見父生氣，恐慌異常，不敢去叫）快去啊！怎麼，他在那兒？我去找他！（起身，氣憤憤的奔入內室，但至門邊，燕泉出，適遇其父，雙膝跪下。）

泉：爸爸。

勛：啊……你……（時外又有叩門聲甚急，室內諸人大驚，泉急躲入後室，父至門邊）誰啊？

民：（即鄉長張濟民之簡稱，下仿此）我（在外）。

壽：鄉長嗎？

民：對了。快開門吧！

壽：爸爸，壞了，哥哥跑回來，鄉長知道了……派來抓哥哥來的。

太：啊呀，那可別開門！

勛：不要緊，不開門，那不行的！（說時，開門，鄉長張濟民入。）

民：嘿，你們家的大狗真利害！（來人見父，急曰）哦，你在家裏，那好極了。

太：鄉長，有什麼事呀！

勛：鄉長，請坐，燕貴給鄉長倒茶（燕貴遞茶）。

民：不客氣，今天到府上來，因我鄉公所接到縣政府一個命令。

太：接到一個命令，什麼命令呀？

民：優待出征軍人家屬命令。每年由積谷撥出二十石，大洋一百元，津貼出征軍人家屬。

太：那真好極了！

民：還有一件事要告訴老伯母和老伯的。

太：還有一件事？

民：對了，主家村李屠夫的兒子李瘤三逃回家來了，他們家里還要請客酬神拜佛，謝天謝地。像這樣沒有受過教育的父子，真是糊塗絕頂，現在縣府已經下令查拿他們了。

太：是的，是的。

民：您的孫兒自從抽調入伍之後，有信來嗎？

太：沒有，沒有……。

民：我想老太太跟伯母，慈祥忠厚，教子有方，老伯平常爲人正直，燕泉一定秉着老伯作風，爲國效勞，疆場殺敵，真是光榮。

勛：那裏，燕泉這孩子……。

太：鄉長，你真辛苦了，燕泉這孩子……。

民：燕泉一定很好，前程一定無限。

太：是的，是的。

民：哦，我來了半天，話說完了，該走了，我還要到別的地方走走，天不早了。噢，前綫張大哥打了勝仗，請假回來省親，我還要去賀喜哪。

太：再坐一回吧！

民：不了，不了，我忙得很！啊，你們快要吃飯了吧！（說時退場。）

勛：咳！真是，我完了，我們一家都完了，家聲敗壞了！（燕泉出，

痛苦失聲！）

泉：爸爸，我……太對不起您了。沒有什麼話能安慰你老人家的。

勛：（不理）

泉：爸爸，你不要生氣，剛才鄉長的話，我都聽見了。我很難受，很覺得對不起你老人家，更對不起……

勛：（不理）哼（吹鬚鬚）！

泉：爸爸，我……

勛：不要叫我爸爸，你給我滾出去，我沒有你這樣的兒子，出去！（說時，動手鞭撻其子。）

太：你不要打他了，你看你氣得這個樣子，快到後邊憩一下去吧。
壽：爸爸別生氣了，哥哥要不去當兵，我替他去打日本鬼子，我輩不
打跑鬼子，一定不會回來見爸爸的。

母：你也不要生氣了，快到後邊去吃飯吧。

勛：噫了，我一輩子的名聲都丟光了，祖宗的臉都給抓破了，讓他給我滾。

太：你不必氣得這個樣子，快到後邊去吃飯吧。（說時與其母勸父入內室。燕壽對其兄報一白眼，亦攜其妹溜入內室。剩燕泉一人，苦悶萬狀。時將天色已黯沒，窗邊灑入一抹如洗之月色。遠處更乍起，近邊虫聲唧唧。燕泉哭聲淒然。稍停，走至窗邊，仰首窗外，流淚滿面；心如刀割，伏窗邊痛哭絕聲。忽聞窗外復傳來乃父之痛責聲，內心更如火焚。一時志短，尋出一小刺刀，正擬自盡！其妹燕貴忽持燈在窗邊出現，繼之，持燈入室，大驚！）

貴：哥哥，你怎麼囉？你要……（急攙兄去坐，並以茶水慰之。）

泉：妹妹，我真沒臉見你，你還是讓我死了吧。

貴：哥哥，你爲什麼要死呢，這是多麼不值得，你要使爸爸不生氣，那你去打日本鬼子好了。

泉：唉，我一時糊塗，逃回家來，沒有想到這樣……

貴：那你再去好了？媽媽很念着你，暗地叫我送來衣服一包，大洋廿元，給你作回營盤費，哥哥你再去了。你去了，爸爸一定高興的，也一定不再氣你的，別人也不會說你不愛國的。

泉：爸爸不在生氣嗎？

貴：還生氣呢，奶奶和媽媽在勸着。哥哥，你答應我，你去，你去把日本鬼子打跑了。先生說，日本鬼子不是人。你答應我，你去；你要不去，我一輩子不管你，不叫你哥哥。

泉：好妹妹，你別這樣叫我難受呀！

貴：你要答應去，我馬上告訴爸爸去，好叫爸爸不生氣。

泉：妹妹，不必驚動了。

貴：不，我告訴去，爸爸聽說你去，一定高興得笑起來，不生你的氣的。

泉：不要了，沒臉見爸爸。

貴：不要緊，我去，你答應啊。

（是時門外有歡笑聲，繼之叩門甚急，燕泉甚驚恐，不知所措，父與母等齊擁而出，問故。）

太：又是什麼事啊？誰在叩門？

助：（啓門）哦！原來是張大哥，快請里邊去坐。

（張大哥與新婚夫人張大嫂相攜入場，隨後擁男女鄉人甚多。）

張：（即張大哥之簡稱，下仿此）老伯，您好；老太太，您也好啊！太：好啊！原來是……

張：我來給您告辭的，我馬上就要回營去，是給您請安來的。

太：哦，剛娶了新媳婦，又要回營去啊？

張：對了，等到打了勝仗，再回家享福。

太：噢！這就是媳婦嗎？

張：對了。（對其新婦）你快給老太太，伯伯，伯母叩個頭。

太：不必了，哎呀，真是阿彌陀佛！

張：好，我不多打攪您老人家了，天不早了，我該走啦。

太：再坐一下吧。

張：不了（一眼望見燕泉）。呀怎麼燕泉回來了？

張：他告了假嗎？回來幾天了，我怎麼不知道呢？什麼時候回去呀？

太：那，那，……

張：燕泉，假滿了，快回去呀！日本鬼子還沒打跑，我們軍人的任務

還沒有完成，不能老待在家里的。

太：那是……

張：好，我要趕路，明天就要到營里，今晚非快走不行，我走了。（

說時走，家人亦齊下）

泉：（待衆人去，忽跑至門邊，高聲大叫曰），張大哥，等等我，我跟你一道回營去。（返身雙膝跪倒奶奶父母前）奶奶，爸爸，媽媽，孩子因爲一時糊塗，做錯了事，現在覺悟了，我馬上回營去，你老人家不要生氣了。

勛：孩子，只要你有志氣，你好好回營，等你把日本鬼子打跑，再回家來，那我們的全家都光榮的。

太：你把日本鬼子打跑，快點回來完成你的婚事。（張大哥等人復返）

張：怎麼你要跟我一道走。

泉：對了，咱們一道走！

張：好，走吧！

衆：走（二人相攜而去，燕老太太，燕伯母，燕樹勛，燕壽燕貴等人含笑送別，情態戀戀，感人至深。）——幕徐徐下。

第二幕

時間：相去第一幕的數日

地點：戰地。

人物：

曹瓊州：連長，年約卅餘，勇敢善戰，膂力過人，一模範之中
華健兒也。

衛兵：二人，全副武裝。甲乙二兵在台前休息，一面擦拭槍彈
一面對話。

傳令兵：馬天魁。

燕泉：較前幕神態沉毅。

士兵數人。

開幕：紅牆綠瓦，古剎一椽，軍旗隨風飄舞，爲其師一步兵連之連部也。門前衛兵雄糾糾，往來巡視，不說話。幕啓時，遠處有砲聲，並雜有機槍聲甚急。

甲：（衛兵甲之簡稱，下仿此）他媽媽的，這回把鬼子打的落花流水，鬼子一定不甘心的。

乙：（即衛兵乙之簡稱，下仿此）你聽，大砲機關槍又響了，大概是鬼子又想來打陣陣！

甲：來吧，叫他一個回不去。

乙：鬼子真他媽「蠢」種，不怕他。

甲：怕他？老子前後打過七回鬼子了，那回起碼要幹掉他五六個。

乙：聽說有的怕鬼子偷偷着逃跑，開小差的。

甲：那還不算「逃」種？

乙：開小差的都是新兵。

甲：那是新兵沒經驗，一聽見槍聲就慌了，其實打兩仗，就一點不在乎了。

乙：噲，你頭一回上戰場，慌不慌？背包掛在胸前嗎？

甲：有一點，過一下，就沒事了。你呢？

乙：我不大在乎。

甲：聽說新兵跑的很多，連長心里很不痛快。

乙：都是上回日本鬼子衝過來，要不是咱們老哥們拚命幹，那簡直糟甲：了。

甲：是呀，那回，真把我氣死了！

（傳令兵急從遠處跑上）

乙：噢，馬天魁來了（招呼）馬天魁！

馬：（即馬天魁之簡稱，下仿此）連長呢？在里邊嗎？

乙：在里邊。有什麼事？

馬：我要找連長去（說時進古剎，乙攔阻住）。

乙：你說說是什麼事呀？

甲：說給我們聽聽呀？要什麼緊呢？

乙：連長來了。

（連長全副武裝，從古剎出。）

乙：敬禮。（衆兵敬禮，連長答禮。）

馬：報告連長，前回第三班逃跑的燕泉，今天早晨隨着下士班長張長，

勝回來了。

連：跑回來了，在那裏？快叫他來見我。

馬：是。（隨即返身下場。）

連：現下敵人砲聲又緊了，大家當心，鬼子再來，殺他一個乾淨。

乙甲：（同時地）是，報告連長，殺他一個都不剩。

連：新兵戰鬥經驗不多，作戰的時候，你們要指導他們。

甲：是。

（傳令兵攜燕泉上，燕泉羞愧萬狀。）

連：燕泉。

泉：有。

連：你回來了，是自己回來的嗎？

泉：是，報告連長，我自己回來的。

連：你爲什麼跑了，又回來呢？

泉：報告連長，我覺得太不對了，我太不像男子漢了，隨連長怎樣處罰我吧，我都服從。

連：你既然覺悟了，那我不處罰你，你要明白，開小差，是軍人最大的恥辱，以後絕對不能這樣了，這太丟我們軍人的臉。

泉：是，自從我們和日本鬼子開仗以來，我們軍人已經建立了不少的功勞，只是些少數不明大義的腐敗軍人丟我們的臉，如今這些人也都落伍了。

泉：是。

連：你年紀輕輕的，前途很遠大，怎麼做出這沒出息的行爲來呀！

泉：報告連長，我因爲一時糊塗。

連：你沒讀過軍人讀訓嗎？

泉：報告連長讀過！

連：爲什麼還要犯錯誤？哼！這回寬恕了你，下回再這樣，一定槍斃的！

泉：是，連長

（是時砲聲更緊，機槍更近！）

連：馬天魁！

馬：有！

連：到瞭望哨去問一下，有什麼情況沒有？

馬：是。（下場）

連：大家聽着，敵人的砲聲更緊了，各班弟兄全副武裝，不能隨便離

開我，聽見了沒有？

衆：聽見了。

連：我到前邊去看敵人的動靜。（走過兩步，復回轉頭）燕泉隨我來，到特務長那裏領槍彈。

甲：敬禮。（衆敬禮，連長答禮下場。）

乙：燕泉，你算好福氣，連長沒有生你的氣，要不早把你槍斃了，開小差，簡直不是人幹的傻瓜？

衆：我明白了，以後我再不了。

甲：以後好好的打幾仗，連長會說極好的，別太不要好了，傻瓜。

衆：幹起來，機會到了。

甲：喂：你聽不到砲聲嗎？這是鬼子要進攻的記號，他的大砲連續的響，那就快來了。

乙：嚇，日本鬼子來，你還跑哪？

衆：我……不逃了。（說時挺胸，以手一拍，表示勇氣倍增，令人起敬。）

甲：你別害怕，跟着我幹，包你沒事。

（是時砲聲更緊，遠處有槍聲。）

乙：嘿，真的幹起來了，好，日本鬼子，你來吧。

（說時握緊槍。）

甲：別是時傳令派兵來救。

乙：連長呢？

衆：怎麼樣，有什麼事？

乙：連長沒，沒什麼？，我找連長！連長在那裏？

乙：連長來了。）

（連長奔上）

連：寫文飛。

嗎：有。

連：有什麼消息嗎？

馬：報告連長，營長命令，敵人已經繞攻過來，命令連長堅守陣地，

完畢。

連：大家聽着，敵人昨天吃了虧，現在又來了，我們要服從上峯命令，

死守陣地，絕不讓後一步，大家有沒有這個決心！

噯：有。

（時步槍聲更緊急）。

連：現在敵人已經逼近了，大家裝上子彈，準備着，大家預備着。

（李營長（答有），前高派一個弟兄過去！）

泉：報告連長，我去！

甲：（同時地）報告連長，我去！

連：好，叫燕泉去，你能將功贖罪，我不再追究你。

泉：是，連長。

連：多帶點手榴彈，衝上前去吧！敵人過來，再擲手榴彈，決不能給敵人輕便越過那高地。（即先下場）

泉：是。

連：弟兄們，我們大家決心死守陣地，共存亡，拚洒熱血以報國恩了。

甲乙衆士兵：（同時地）手長槍，連長一聲哨響，諸士兵蜂湧而上。

（時槍炮大作，我軍衝鋒射擊，號音及殺聲震撼天地，燕泉即於

殺聲中鎗手榴彈奔上高地，樹皮可即轟炸一聲，並有高喊「死」
敵人退却追擊自標的呼聲」

——幕急下——

第二幕

時間：距第一幕約數月

地點：同第一幕

人物：燕老太太

燕伯母

燕樹助

燕泉

燕壽

燕 貴

張太嫂

景：與第一幕略同，佈置富麗些。

幕啓時，祖母雙親笑逐顏開，弟妹歡笑，父手持一信正貫神閱讀。

太：你再念一遍，我聽聽，燕泉升了官，可是真的？

助：是真的，這明明是燕泉親筆寫的。

太：他怎樣說呀？

助：他不說啊……他一回去就打了一個勝仗，他立了功，連長嘉獎他，給他一個月假期回家養傷。

太：怎麼？他傷了？

助：不要緊，傷的並不多，已經快好了。

太：這日本鬼子啊，把燕泉打傷，這是該死啊！

助：好使那有不受傷的，不過燕泉立了功，總算上對得起國家，下對

得起自己，我們燕家也算光榮了，不枉我教訓了一場。

太：我早就說過，燕泉回定有出息，將來做大官的。

助：他現在升了什麼官？

太：中尉縣長，已經不小了。

貴：（同時的）呀，哥哥做了官，我們跟他要權，要馬，去打日本鬼

子呀！

太：燕壽，你要用功的念書，你哥哥多露臉，做了官啦。

壽：我將來打日本鬼子也做大官，我要做了大官，我送給奶奶一匹大

日本馬騎。

本：這孩子會說，我不會騎馬。

貴：奶奶，我也去打日本鬼子去，要是做了官，我送給奶奶一件絲棉

襖。

來：好極了。

母：燕泉說過幾時回家來啊？

賁：這信是十五號寫的，說是廿三號可以到家。

本：今天正是廿三號啊！

賁：呀，那我們快到門口去迎接哥哥去呀！

太：快去買點鞭炮來！

母：快去買。人說着跑着，又復返：奶奶你給錢。

本：又要錢？錢幹什麼，成天要錢，沒出息。

「要錢去買鞭炮啊！」

「朱：那可以的，那那樣的，多買些回來。（激動與錢）。燕燕奔下燕
對進至門邊，高聲）

「哥哥，我也去呀！奶奶，你看哥哥自己去買了，我也要錢，我也
去買鞭炮去！」

「母：你不要去了，你在家裏唱歌給哥哥聽吧。」

「燕：對，燕燕唱的很好，唱歌吧。」

「費：不去我去買鞭炮！」

「太：燕費，聽奶奶話，是好孩子，唱歌吧！噢，奶奶給你銀鑰。」

「助：燕費，別鬧了，先唱歌給爸爸聽好不好？等會兒好給燕泉哥哥
聽。」

「母：燕子，這兩天先生又教你們什麼新歌了？」

貴：一個歌叫「汪家班」。

太：什麼汪家班，那是什麼呀！

貴：屬汪精衛的。

太：汪精衛不是大官嗎？罵他幹什麼？

助：什麼大官，那個人頂狼心狗肺，他做漢奸了他投降日本鬼子了。

大：這麼大的事，我都不知道，真是越滑越糊塗了！汪精衛做了漢奸

，真是狗婆婆的，是該罵。燕貴，那個歌怎樣罵的？唱給我聽

畢。

助：對了，快唱唱來聽聽。

貴：（唱，歌詞另錄）

太：好，罵的痛快，該罵，真是，爲什麼投降日本鬼子呢！真是罪過

（該殺，該罵！）

(時，門外鞭炮聲大作，繼之燕壽奔上)

壽……奶奶，燕泉哥哥回來了！

(說時，燕泉一身榮耀，衣錦而歸，滿身佩帶勳章，寶帶，待從
兵手攬皮包，滿盛食品，得意洋洋的，祖母雙親喜從天降，弟妹
躍躍，爭取糖果，鄰居張大嫂李家大娘，皆來道喜，舉家歡喜。)

泉……奶奶，爸爸，媽媽，弟弟，妹妹，都好嗎？

太……好，好，都好……好！今因歡樂過份，老淚橫流，令人感動。你呀

泉……我好，好極了。

母……你寫信來說受傷了，是真的？

泉……馬上，現在已經好了！

壽……哥勸你打了勝仗，你給我一匹大洋馬，我陪着你去打日本鬼

子！

貴：哥哥，我要一隻槍。

泉：好好好。

貴：拿給我呀！

太：這兩個孩子，別鬧！你看，哥哥回家來沒歇一下，就這麼吵，張大娘，李大娘，也沒有一個地方坐下。

助：泉兒，你總算不虧你的父母和奶奶教養你半生，如今你漸漸長大，們家靠了臉。

壽：哥哥，你怎樣把日本鬼子打跑的？

助：你把這個立功的經過，談給我聽聽。
貴：哥哥，你說，說完我給你唱個歌。

母：對了燕貴唱的很好聽，等會叫他給你唱歌聽。

太：哥哥，你說，我也會唱，你說完，我們倆一塊唱給你聽。

貴：你說完，我們倆一塊唱。

泉：好，別忙，給我喝口茶。

太：你們這兩孩子，把燕泉哥哥鬧死了，燕泉哥哥同來，連飯都沒吃

哪，還是到後邊吃了飯再說吧。

壽：（同時地）不，不，還是先說了，再去吃飯。

泉：好，我說，上回因為心里一時糊塗，逃回家來，後來越想越不對

，燕貴妹妹這麼小的年紀，還勸了我，我就更難受，所以立志回

去，一定殺跑鬼子才有臉回來見爹娘，和奶奶。

泉：說呀！你怎樣殺的？

黃：說哥！你怎麼殺日本小鬼的？

太：你們別搗亂，讓你哥哥慢慢說。

泉：我聽着張大哥回去之後，心裏想連長一定槍斃我，那知道連長纔

問：見我自己回去的，便不處罰我了。

壽：哥哥。我叫修說怎麼殺日本小鬼的。

泉：正在這時候，日本小鬼攻我們的陣地，我們陣地很危險了。

太：哥！那不錯了嗎？

泉：沒有。後來連長帶兩個人帶着手榴彈，爬上一個山頭去……

壽：哥哥，是你去的嗎？

泉：是的。

壽：真是大英雄。

泉：後來連長命令我帶着手榴彈繞到高山上面去，那時候日本鬼子已

蹶爬到山中腰，我看準了，就把手榴彈擲過去。

黃：那麼鬼子呢？

泉：就都死了。

黃：你也受了傷？

泉：我的腿盪留了一點破片的傷痕。

太：真是該死的日本鬼子，他怎麼專打你的腿呢？

泉：打在腿上還好，要打上一點兒就完了。

太：哎呀。阿彌陀佛！

助：後來怎麼樣呢？

泉：後來我被入給同連都，連長說我們打子太勝仗，說我立了功。

太：我當排長，還叫我回家養一個月傷。

太：啊！泉兒真是活神仙下世，天保佑，阿彌陀佛！

壽：哥哥你真是一個大英雄。

嫂：（即是丈嫂之簡稱，意謂仿此）燕泉哥立了大功，升了大官，都是你們這人家的家教有方啊，可不知道他……

壽：那個他？

貴：他是誰？

嫂：你的張大哥呀！

泉：哦！張大哥很平安在前方哪，不久也會回來的。

嫂：那可謝天謝地。

妹：好了，好了，天不早了，泉兒你餓了吧，快到後邊吃飯吧！

泉：不，我得聽了歌，才吃的下飯呢！

妹：對了，燕貴唱歌給哥哥聽吧。

貴：我和燕壽哥合着編了一個歌合着唱好嗎！

母：（同時地）好，好！

貴：（同唱兒歌一首）

（1）里根郎，

里根郎，

大哥你真英雄。

殺了鬼子立大功，

騎大馬，

扛長槍，

日本小鬼見了心發慌。

（2）里根郎，

里根郎，

大哥你真英雄，

打了勝仗回家鄉，

奶奶哈哈笑，

爸媽更喜歡，

小弟小妹唱歌來歡迎。

(3) 里根郎，

里根郎，

唱歌兒迎大哥，

大哥聽了好快活，

快活得心兒開了花，

騎上大馬又出發，

殺得鬼子光光淨，

再還家，

殺光鬼子再還家。

（歌畢，大家歡笑，幕遂徐徐落，全劇告終。）

82

331-45